

從臺灣看世界

賴景瑚

——四月二日在台北中興學術座談會講演詞

今天承貴會邀我來此參加座談會，得與全國最高民意代表聚會一堂，並和許多老友話舊，使我感到很榮幸。同時我也很惶恐；因為我怕學識淺薄，沒有好的新的意見可供各位參考。剛才主席對我過獎，我是萬不敢當的。

今天我要講的是「從臺灣看世界」。這樣大的題目，要在二小時內講演，幾乎是不可能。世界問題千頭萬緒，猶如一部廿四史，不知從何說起；尤其是現在的世界漫天烽火，遍地瘡痍，可稱天下大亂的時代。我們只要看看非洲的兵連禍結，聽聽黎巴嫩的炮火連天，再想想北愛爾蘭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多年殺伐，兄弟鬩牆；我們真要感謝上蒼，我們能在臺灣享受豐衣足食，國泰民安的幸福。我們在這個可稱太平洋世界的樂土，應能客觀的去觀世界各方面的發展。我們既可很冷靜的分析一個問題的前因後果，也可很邏輯的尋求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。

我雖不能在這個短短時間，討論這許多世界問題；但我希望能把世界各地的動亂，作一簡單迅速的分析，並能在演講結束之前，得到一點不是結論的結論。我想把世界上的動亂區域，分為五方面來講：第一是與我們有切身關係的東亞；第二是亞洲西邊的中東包括所謂阿拉伯世界；第三是和中國毗連的非洲；第四是和非洲隔着地中海相望的歐洲；第五是關係全世界安危禍福的美國，和他所領導的南北美洲。

一方興未艾的東亞悲劇

首先說東亞。我們中國在亞洲有其特殊的地位；這不是我們自我炫耀。幾千年來中國是亞洲文化的中心；我們中國人也是東亞各民族的領導者

。可是近一二百年來世界局勢大大的轉變，我們在亞洲的地位也跟着改變了。最近東亞弄成這樣悲慘的局面，有兩方面要負責任。一方面是我們中國；中國由於近一二百年來的積弱及滿清政府的腐敗，乃致東亞遭逢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。一方面是由於若干年來我們盟邦美國的政策搖擺、態度不堅定，它也促成了共產黨對東亞的猖狂。

東亞可以分為東北亞的朝鮮半島和東南亞的中南半島來講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朝鮮半島即已分成兩個國家，一為金日成傀儡政權的北韓，一為獨立自由的南韓。北韓一直毫無忌憚的要併吞南韓。南韓的朴正熙總統也很恐懼敵人發動第二次韓戰。但照我看：在最近的將來南北韓可能不致爆發戰事；因為除南韓軍民必能英勇抵抗外，尚有四萬一千多的美軍駐在南韓，北韓是不敢輕舉妄動的。而且，蘇俄和毛共早有矛盾存在；金日成周旋於兩者之間，左右逢源，如不能獲得兩方面主子的核准，是決不敢發動戰爭的，第三是美日有安保條約存在：兩國為自身的利害關係都不願朝鮮半島赤化。基於這些理由，東北亞一時是不易發生第二次韓戰的。

東南亞就比東北亞更悲慘。東南亞是包括南北越、高棉、寮國、緬甸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泰國和菲律賓。自去年美軍撤出越南，北越併吞南越之後，整個東南亞的面目就全非了。高棉和寮國相繼赤化，泰國也岌岌不可終日。萬一泰國發生問題，其他國家也難自保。這就是西方人所謂的骨牌理論；一個倒了其他的就會跟着倒下去。今後不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無法抵抗共黨的侵略，就是菲律賓與印尼也只是時間問題；甚至還會影響到澳洲和紐西蘭。

美國在越南之所以失敗，就是他們打仗不求勝利，最後就非棄甲曳兵

而走不可。過去我們常常聽說「歷史重演」是不可能。事實上，去年美國的放棄越南和當年法國如出一轍。我不說在短時期內，整個東南亞會被國際共黨完全併吞，還要看其他的因素。現在美國雖已退出越南，又要退出泰國；但他不一定會完全放棄東南亞。尤其是印度洋和東南亞息息相關，美國的海軍又正和蘇俄的海軍在印度洋上各不相讓的爭雄。它是絕對不會退出印度洋的。因此，將來東南亞的命運，還要看印度洋上這兩個超級強國鬥爭的結果而定。這是我對東南亞的看法。

中東問題的死結重重

講到西亞的中東，也就是所謂阿拉伯的世界。中東自從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崩潰，就被西方帝國主義者瓜分。俄國從沙皇時代到現在，始終對中東懷着極大的野心。它一直希望打通從紅海到阿拉伯再到印度洋的海路，因為中東不但是戰略地區，也是產油地區。現在它的目的幾已達成一半了。在近二三十年，最重要的問題，就是以色列的建國。以色列於一九四七經聯合國核准建國後，就繼續不斷的和阿拉伯國家發生衝突；先後已有四次戰爭，四次都是英武善戰的以色列勝利。阿拉伯國家也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，每戰必敗，每敗必戰，以致形成現在中東問題的僵局。

國際共產黨一方面挑撥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情感，企圖控制阿拉伯的各民族，一方面分化歐美各國的團結。本來阿拉伯人的舊文化也是很高的；為什麼會讓俄共的陰謀得逞呢？這是因為他們既痛恨西方帝國主義，又仇視猶太人，所以他們不惜飲鴆止渴，接受國際共產黨的宣傳與誘騙。這也就是形成能源危機，導致世界不景氣的原因。

現在我們看見許多阿拉伯人因油價高漲而成暴富。但是最後他們如不覺醒的話，仍將脫離不了國際共產黨的魔掌，而會與以國同歸於盡。現在蘇俄的勢力差不多已經伸展到波斯灣和印度洋了。美國仍和以前在東南亞一樣，對中東也是政策搖擺不定，態度軟弱不堪。無論是對希臘和土耳其的糾紛，無論是對以色列和阿拉伯的糾紛，它可以說無處不遭到失敗。最近它對西奈停戰的調解成功，自認已得外交上的勝利，我覺得它未免言之過早。這幾天報上就有人說埃及和蘇俄決裂，說不定又是他們玩把戲，用以騙取西方的軍火。將來局勢究竟如何發展，誰都難作預料。此外黎巴嫩

的內戰越來越厲害，巴黎的中東和會開會也無期。這很可能會由現在和不戰的局面，變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第五次衝突，並可能由這個衝突，引起兩個超級強國的核子戰爭。

為什麼中東問題這麼困難這麼麻煩呢？因為此中有幾個死結誰也解不開：第一是一九六七戰爭，以色列佔領了很多阿拉伯地區；埃及、敘利亞和約旦王國都失掉了不少的土地。他們誓死要收復失地，以色列卻絕對不肯讓步。第二是耶路撒冷，猶太人認為是他們的家鄉，而回教徒與基督教徒都認為那是他們的聖地。它現在是被以色列人控制。他們表示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不放棄的。第三是巴勒斯坦問題，巴勒斯坦便是以色列建國的那個地方。現在巴游分子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，就是原來巴勒斯坦人，因為以色列的建國而致流離失所的。那一百多萬巴勒斯坦人，到處製造暴亂。局外人怪他們不和以國講和而互作外交上的承認。可是巴勒斯坦人如承認了以色列的存在，他們就永遠無家可歸。以色列如承認巴勒斯坦的立國，就等於消滅了以色列，否則只有另找地方去移民。這許多死結如打不開，誰都無法解決中東問題。

黑色的非洲向那裡走

我現在要講講接近中東的非洲。非洲一方面和中東連在一起，一方面和歐洲遙遙相對。沿着地中海的許多地方，從羅馬帝國到現在，一直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必爭之地。現在就地中海南岸的五個國家來說，從西到東是摩洛哥、阿爾及利亞、突尼西亞、利比亞、和埃及。在這五個國家中，阿爾及利亞已經是馬克斯派的共產政權。利比亞雖非共產國家，但是利比亞的強人格達費狂妄到了極點。他只要能打跑西方帝國主義，只要能對付以色列，任何犧牲都不在乎，即使為俄共所利用也無所謂。所以他是一個很危險的人物。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為爭西撒哈拉，幾乎發生衝突。那裏如果真的發生戰爭，一定又是馬克斯派佔上風，而且一定是蘇俄所策動的。

西非已經這樣可怕，東非也是一樣。東非的索馬利亞和衣索匹亞互相仇恨，時時發生摩擦。那個地中海和紅海通往阿拉伯的咽喉，也是被蘇俄所控制。我以上所講的這些擾攘不安，都是在撒哈拉以北。再講到撒哈拉

以南；這許多年的動亂，完全是起因於葡萄牙帝國的崩潰。它兩個最大的殖民地，東非的莫三鼻給，西非的安哥拉，都已到了共產黨的手裡。尤其是安哥拉，不到幾個月功夫，就已完全赤化。這是由於蘇俄的大量軍援，再加上一萬五千名古巴軍隊的參加戰爭。

可是國際共產黨得寸進尺，還要繼續東進；它現在的目標是羅德西亞。羅德西亞是歐洲人在非洲建立的兩個白人國家之一，另一個是南非聯邦。羅德西亞如不幸又被古巴軍隊打垮，或被羅國共產黨奪取，南非聯邦當然是國際共產黨的次一目標。它雖然是非洲最富強盛的國家，恐怕也是抵禦不了的。這兩個白人國家過去和黑人相處得太壞太惡劣。南非聯邦的黑白種族分離政策更使黑人不共戴天。只要戰事一發生，全非洲的黑人都會起來反抗這兩個白人國家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恐怕整個非洲都會變為國際共產黨的天下。

蘇俄在東西歐的地位

講到歐洲，大家都曉得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基地，也是西方文化的泉源。兩次世界大戰打下來，西方強權崩潰了，殖民地喪失了，取而代之的便是赤色帝國主義的國際共產黨。蘇俄在這二、三十年當中，已經把東歐全部併吞，作為它的衛星國。德國也分成東德、西德。東西之方的冷戰隨時可在歐洲演變而成一個毀滅世界的核戰。

現在不但東歐已被蘇俄佔領，就是西歐也岌岌可危。我們回溯一下這三十年的歐局變遷。當東歐正被蘇俄佔領的時候，另外兩個國家處境也是危險萬狀。一個是土耳其，一個是希臘。當時美國倡導杜魯門主義，去援助希臘和土耳其，使那兩國沒有被赤黨所吞。那時西歐各國的經濟，也快要到破產的邊緣。美國又立刻提出馬歇爾計畫，拿出大量經費去援助西歐各國，才把危機挽救過來。等到這些危機過去以後，他們就把杜魯門主義變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這是對付蘇俄的軍事同盟；又把馬歇爾計畫變為歐洲共同市場，現有九個國家參加，這是對付蘇俄的經濟同盟。

可是這些年來，西歐各國由於太平日子過久了，大家互相猜疑，互相嫉妒。尤其有兩個人：一個是法國的戴高樂，一個是西德的布蘭德，他們都中了蘇俄分化西方國家的毒計。美國也缺乏領導的能力，復無堅定的政

策，乃致反共大業功敗垂成；民主國家離心離德，幾同散沙一盤。

蘇俄自然也不免有它本身的困擾。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早已公開表示和俄國分離；匈牙利和捷克已經有過幾次反共反蘇的革命，其他如波蘭、羅馬尼亞和東德也是不斷的發生騷動不安。可是蘇俄敢作敢為，敢用武力去控制一切。它既不顧道德，也不管法律，一切違反人性的事都敢做。它不但控制了整個東歐，去年，它竟能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歐洲安全會議。三十幾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，居然共同簽名承認蘇俄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得到的一切土地和權利。這又是美國的失敗，蘇俄的成功；而西歐國家也跟着美國的失敗而失敗。

今後歐洲本身自然還是困難重重，問題重重。我們可以從歐洲南部，由西邊看到東邊。像現在的葡萄牙；共產黨雖然沒有搶得政權，但政權卻落在左派手裡。西班牙自佛郎哥死後，內地也很不穩定，不知道那一天會發生赤色革命。義大利和法國的共產黨員人數很多，隨時可以用民主的方式爭得各項選舉的勝利。

再看希臘和土耳其；兩國為了塞浦路斯的問題，相處得很不和睦，而它們內部的共產黨，也因此非常緊張。說到英國，現在就看這幾天它的內閣怎樣改組，威爾遜辭職後，且看工黨推出誰來做首相。再看義大利；它向來是歐洲最不穩定的國家，從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，它更換了三十八個政府；現在這個政府，也不知道何時會被左派所推倒。再看法國；現在的季斯卡總統雖然年富力強，而且很有能力，但他不能抵抗得住共產黨的進攻，還是一個大問題。最後看西德；它是一個相當健全的國家，但是誰都不敢斷定現在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究竟能維持多少時候？

總而言之，西歐方面，如果北約組織不崩潰，如果共同市場繼續維持現狀，它當可保持這個武裝和平的局面，甚至可進一步的壯健起來。美國在歐洲仍然駐有三十多萬軍隊和他們的核子傘，裡面包括有二三千個核子單位。假定美國不受自由份子的播弄，不撤退它的駐歐部隊；我想在最近的將來，西歐本身不會發生危及生存的嚴重問題。蘇俄也沒有這麼大的膽量，敢對着西歐長驅直入。

美國對抗蘇俄的侵略

現在講到美國；美國仍然是南北美洲的盟主，也是世界和平和戰爭的一個關鍵。這個國家得天獨厚，物資既甚豐富，民主政治復極成功。二次大戰以後，它變成超級強權。到現在為止，它雖然受過種種挫折和失敗，但它始終還是一個最富最強，核子武器最多，科學技術最優越的國家。可惜它無優越的政治領導人才，又有為虎作倀的自由份子。他們不是和國際共黨連在一起，便是被它多方利用而不自知，雖然他們美其名曰自由主義。

因為這個關係，它的內奸很猖獗，很有詭謀；凡末在美國住過的人是不知道他們的厲害的。他們從事宣傳、滲透、顛覆，復繼續不斷的反戰、罷工、腐蝕內部，癱瘓人心。更不幸的，這幾年來，它出了一個卑鄙無恥的尼克森和一個縱橫捭闔、不擇手段的李辛吉，所以弄得美國失去了立國的原則，自由世界更徨徬莫知所從。

現在美國國會專橫到了極點，總統所提出來的許多要素，都不能通過國會。總統要援助越南，被否決；總統要援助安哥拉，被否決；總統要增加國防經費，被否決。盟國對於美國的承諾及在國際間的發言，都不敢加以信任。由於能源危機、美國也和西歐各國一樣，經濟萎縮，社會動盪，青年頹廢，法紀蕩然。連它那很成功的民主政治也受到了惡劣的影響。今年美國的大選年，大家希望美國能夠選出好的總統和好的國會。美國人等着看它今年的大選，全世界的人也等着看它今年的大選。

但是大選是很難預測的。在共和黨方面，雷根的政治主張雖然很堅定很受人重視，他對中華民國也很同情，但他未必能敵得過現任的總統福特。說不定到了共和黨開大會時，還是福特被提名為候選人。民主黨方面，現在初選得票最多的是卡特和賈克遜。但是現在還有二人，尚未聲明競選，但若一旦出來的話，很可能壓倒卡特和賈克遜。那便是韓福瑞和小甘迺迪。我們不必存什麼幻想，只有等着看它選舉的最後結果。

美國對於南北美洲，在一百年以前，就有所謂門羅主義。美國是南北美洲的盟主，不容許任何外來勢力干涉南北美洲的內政。若干年來，美國的門羅主義完全失效了。但事實上美國仍然是這個區域的盟主。只要美國有明智的領導，堅定的政策，南北美洲的國家都還是唯美國馬首是瞻的。現在只有古巴卡斯楚是蘇俄的傀儡。他所建立的共產獨裁政權實乃對南北美洲的威脅。我們希望美國要爭氣，才可繼續維持它在自由世界的領導地

位。它一定要恢復它對自己的信心，對民主政治的信心。因此，我們對美國無論喜歡它也好，不喜歡它也好，自由世界絕對不能分裂，更不能沒有美國。

變幻莫測的世界局勢

我今天拉拉雜雜講了一篇，海闊天空，雜亂無章，顧此失彼，掛一漏萬。我的自我批評，也要認為這個演講遠遠不及我平日所寫的一篇有系統的國際論文。不過這卻不能完全怪我，因為這個問題實在太大，太複雜了。今日我所涉及的國家，就有幾十個。單講一個國家就可以講上幾個鐘點，現在我大膽把許多國家做一講，實在不容易得到任何結論。本來講一個題目，做一個判斷，可以提出一個自圓其說的結論。但是，我今天所講的，除了題目大而無當，千頭萬緒、無法論斷外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天世界局勢變化太快，矛盾太多，不合理的方面也太多。你今天就這樣預料，明天情勢一改變，所得到的結果和你所預料的恰恰是背道而馳。

本人向來不做政治預言，因為預言是最靠不住的。舉幾個例子：美國跟着蘇俄講「和解」，我們早就警告美國，這是蘇俄的騙局和幌子。可是美國人太過天真幼稚，竟對蘇俄講的和解信以為真；信了很多年，一直到最近，福特才了解這是假的，所以他聲明以後不用「和解」這個字了。他也一再申斥蘇俄對非洲的侵略，對縮軍會議沒有誠意。這是美國的覺悟，應該是一件好事。可是我們必須明白美國越和蘇俄分離，就越和毛共接近。這便對整個世界不利，尤其對我們中華民國不利。這顯然是一個很大的矛盾。

再舉一例，大陸上的毛澤東、張春橋、江青等固然惡貫滿盈，鄧小平也一樣的不是好東西。但是西方人認為鄧小平是繼承周恩來的所謂「溫和派」，希望他有一天能夠克制毛澤東等激進派。這種想法可以說是一個大錯誤。他們都是一丘之貉的惡魔。如果鄧派得勢的話，他們控制了林彪所遺留下來的軍隊以及劉少奇所遺留下來的幹部，可以一方面繼續運用對美外交關係，一方面再倒到蘇俄的懷抱裏去。這個局勢如果形成，那麼兩個共產極權併在一起，更足為全世界的大禍。

講到美國的政治，中國人一向總以為民主黨對我們不友好，共和黨比

較和我們接近。但是最近這幾年，出賣中華民國的，就是共和黨的尼克森和季辛吉。所以我們對於美國的選舉，對於美國的政治，都不應有一廂情願的想法。我所舉的這幾個例子可以說明論斷不容易，結論也不容易。

天下大勢的簡略分析

我今天簡略的分析天下大勢，雖然不能對任何問題作具體的判斷，但是仍然可以得一點我上面所說的「不是結論的結論」：

第一、今日世界上所有的變亂，差不多都是發源於國際共產黨。當然，世界上沒有國際共產黨並不一定就是天下太平，可是有了共產黨，世界就永遠得不到太平，永遠享受不到民主自由的幸福。

第二、今天的世局還是兩個超級強權的鬥爭。蘇俄和美國的根本衝突，今後只有變本加厲。所謂「和談」或「和平共存」，都是國際共產黨進行侵略的又一手段。

第三、單從表面上看，蘇俄和毛共是分裂的，但是共產黨的唯物辯證，就是欺騙世人的障眼法，一切都可以變來變去，一元可以變而為二，二元又可合而為一。他們儘管有衝突和矛盾，他們的極權暴政，都是要征服世界，奴役人類的，最後還是對着世界革命的目標而殊途同歸。

第四、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後的希望，也是唯一可與國際共產黨對抗者。自由世界絕對不能沒有美國。中、美關係也是一樣，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它。所以我們不但要救我們自己，還要救美國，救美國就是自救，就是救世界。我們一方面自力振作，一方面要把我們的經驗和我們的認識，喚醒全世界，尤其是美國。

第五、我們相信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物極必反，否極泰來，人與人間如此，國與國也是一樣。我們中國對反共救國有極大的決心，也有極大的信心。西方國家這些年來所受國際共黨的迫害也已到了極點，應該會一天一天走上醒悟的道路，和我們同心協力，去對付那個全人類的公敵。這便是世界將來很大的希望。

長夜漫漫後的新曙光

我們常常講到一個事件的危險關頭，就稱為危機。這便是西方人所謂

Crisis。西方人又把我們的危機這名稱作「別出心裁的解釋。他們說「危」就是「危險」，「機」就是「機會」；中國人一遇到危險，就認為是機會；換句話說，中國人不但怕危險，而且把危險當作機會，因為有了危險，才可以找到機會去面對現實，去克服困難，去爭求勝利。我認為這個解釋是很有趣也很有意義的。我們聽了這種新的解釋更應以此自勉。

我們常常埋怨這個時代，總說這個時代太悲慘。當然，今天在座年紀大一點的人，曾經過辛亥革命前後的種種事變，經過北伐，經過勦匪，經過抗日，經過戡亂，最後復有喪失大陸的痛苦經驗。但是我們如相信剛才我所談的「危機」的新解釋，就不應該埋怨這個時代。因為這個時代的確給予我們很多的機會，去接受一切危險的挑戰。

我再講一個小故事：十九世紀英國大文學家查爾斯狄克斯寫了很多小說，有一部叫做雙城記 *A Tale of Two Cities*。它裏面開宗明義，就講出這部小說的時代背景，好像就是影射那個十九世紀，也就是英國全盛時期的所謂維多利亞時代。我現在把他所寫的幾句話翻譯給大家聽一聽。他說：「那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；那是聰明的時代；也是愚蠢的時代；那是有信心的時代，也是很懷疑的時代；那是光明的季節，也是黑暗的季节；那是有希望的春天，也是沒希望的冬天。」狄克斯寫這部書的時候，看到英國那個時代的背景，有最好的，最聰明的，最有信心的，最光明也最有希望的；同時另一方面，有最壞的，最愚蠢的，最糜爛的，最黑暗也最無希望的，所以他便有這許多富有哲理的感慨。

事實上，他這幾句話，雖適用於十九世紀的英國，但也可以適用於任何時期；可以適用於我們春秋戰國時代，可以適用於西方羅馬帝國時代；可以適用於孔子時代，可以適用於耶穌時代，也可以適用於今天。我們今天雖是困難重重，危機四伏，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怨恨這個時代。

我們今天是在沒有光明的時候，是在滿天黑暗的時候，也似乎是亂糟糟的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然而我們有面對現實的勇氣，有接受挑戰的決心，有爭取最後勝利的信仰。我們不要失望，不要灰心。我們不要怕敵人，也不要怕任何危機的挑戰。每個人都有這種同樣的人生經驗：那就是冬天過了，一定是春天；長夜漫漫的黑暗過了，一定是光明在望的晨曦。讓我們期待一個充滿陽光的明日，讓我們迎接一個充滿希望的春天。